

山陽遺稿

卷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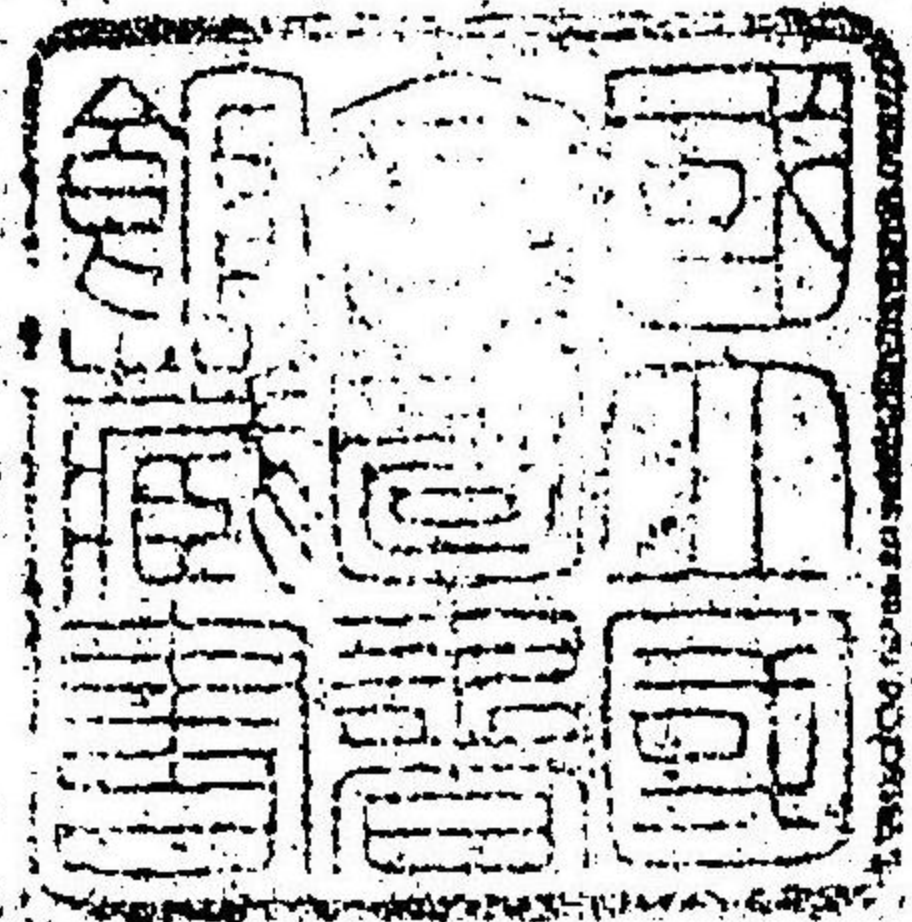
2

919.5

R15.2

九





338428

山陽遺稿卷之四

卷四

碑

賴襄子成著

北村孟溟墓碣

美濃人。學於我者。其才皆可育。育而各有成。其可有成而中道  
斃者。北村孟溟是也。孟溟生穎敏。髫髻從後藤世張。受句讀。能  
讀。舶來書。無和訓者。課之。詩有奇語。勸之。就我學。又學醫於河  
越氏。來我塾。不過月一再。所作史論。立意超卓。行文明。詩雖  
不甚刻意。能言其所欲言。吾望其有成也。已而數月不來。今聞  
其獲疾。歸其鄉。岩手村。死。年僅二十二而已。實文政丙戌四月  
廿日也。葬邑之東光寺先塋。聞北村民。以農豪於閭里。寺亦其



祖所建。有美竹佳樹。環擁其北。而南則良田彌望。皆北村氏族有也。孟溟之疾。請其父養病讀書於寺。而不能起。云其父曰。維德請於世張。及神田實甫曰。吾家自父祖未嘗有讀書者也。今得此兒。吾雖不知其才與否。聞諸君屢稱之心。竊喜焉。今則已矣。或得賴先生之銘其墓。可以慰兒志。而吾亦可以忘憂。一人因來請。且曰。孟溟學醫。非其志。不敢違父也。及病篤。父來猶勉言笑。嗚呼。吾惜孟溟。惜其才而無年也。今聞其有至性如此。可惜更甚。悽然成銘。銘曰。

美其貌。粹其神。而薄其氣之分。天賦之有縮與伸乎。平時交風。良苗懷新。有秀而不實。如若人乎。

○小野櫟翁墓銘

余少小從父聞備中有拙齋先生者。而其榜豪農有小野氏宗族寔繁。已未歲入京。路由備中。過長尾村。宿小野櫟翁家。翁亦嘗從先生者。子弟扶之出。意甚愛客。而不屑屑待遇。酒食隨有一委家人。終日對談。不數坐起。余就寢。夜五鼓眠醒。翁復明燭。摸索而來。就余枕側。理前話。所言不涉凡俗。獨於和漢之典。廢忠孝節義之跡。慷慨往復。忘倦。而時雜以諧謔。余安而樂之。甲戌省鄉。亦宿焉。歡如平昔。至丙子。忽聞其訃。孤子孝卿葬之。邑之堂山先塋。以墓銘見屬。吾常謂今世鄉俗。好讀書者少矣。好讀書而能不以文滅質。如小野氏者。爲最少矣。豈非翁所率哉。抑亦拙齋先生遺風也。余與翁交。雖日淺。相聞已久。而相得如此。當速應請。而是歲。余亦喪父。在制三年。己卯。展墓歸至岡山。



孝卿與其叔泉歲就我館。竝申前請。因得詳其狀。曰。翁諱方。字仲直。通稱猶吉。祖考諱寬。正無男。養任為嗣。諱正。竝翁其第三子。屬二兄皆夭。遂當家。為人和毅。靖曠。與人議論不合。至形辭色。而事過乃坦。然御家人。不咎小過。不獲小善。無他嗜好。唯嗜書。壯歲喪明。猶使兒輩誦讀。聽之。逢澀滯處。輒覆審析其義。往往精當。傍喜作國詩。又善棋。凹凸其子之脊。以分黑白。摸而下。為不愆一道。黠客或暗亂行試之。未嘗受濫云。配山田氏。生二男一女。長為孝卿。名務。次男天。一女適藤井氏。喪配。繼以其妹。生三男。嚴。佳。令。二女。一天翁沒於丙子。七月五日。實為文政十三年。年五十八。翁雖喪明。其優游和易。安享壽考。而止於此。何哉。因銘之曰。

唯昧於目。故明於心。壽雖歎乎。子弟如林。天之乘除。誰道不均。安此佳城。利汝嗣人。

○廣江殿峯翁墓碣

赤馬關當西道咽喉。海陸商旅所輻湊。而廣江翁獨以文雅知名海內。凡橐囊而東西行者。自挾一藝以上。莫不客於翁翁家。不甚富。而好推獎人。卹其窮困。余意翁風流自喜者。及西遊往來。主翁家。然後知吾向淺翁為人。也。翁汎容。衆而其中有所鑒別。自奉朴素。性不飲酒。日著粗布。蔽膝。雜奴僕理事。暇輒與客對談笑。揮酒。客安之。留滯動經旬月。而其妻子亦不之厭也。吾聞翁嘗以孝蒙其藩旌。賞事在享和癸亥。益其仰事俯育一本誠實。各有條理。施及朋友。無新舊。皆得其歡心焉。爾世學者。浮



躁無實。以文與事為二途。甚至以好事廢務。敗產聞翁之風。可  
以警矣。余與翁別三年。而得翁訃。實文政壬午九月六日。享年  
六十七。葬于邑興禪寺。翁諱為盛。字文龍。號殿峰。通稱吉右門。  
門有三男。長為禎。仲為尚。皆先死。季鐘。二女。長適中野氏。次在  
家。鍾嘗從余遊。今為嗣。以書來請曰。先子在時。每言吾眼所閱  
遍天下。而晚得賴先生焉。則先生宜銘其墓矣。翁善畫。多從學  
者。又善刻印。公卿侯伯。時徵其篆。雕世多知者。故不著。著其最  
大。而人不及知者。遂銘之曰。

居商之衢。為文之郵。不澗不流。獨勤衆愉。吾在翁廬。見賓友書。  
與米鹽簿。如獺祭魚。翁與吾別。書月一臻。催報如逋。必得乃欣。  
嗚呼。可以知其為人矣。人謂之敏。吾服其篤。所以使人不謾。况

骨肉乎。

○渡橋翁墓碣銘

方令列藩。皆有銀鈔。如山陽一道。數鈔錯行。我藝鈔流通最廣。  
然行之既久。不無壅滯。及其交換。有司不時給銀。是以富商相  
顧。亦不甯置鈔。鈔日賤。銀日貴。尾路為藝大港。船沽賈易。皆資  
於銀。而銀不足以運物。文政甲申。港長老聚議。有渡橋翁。設策  
請貸公庫銀。自保以某月返納。乃榜於牙場。大收鈔。給銀。銀出  
厯十五萬兩。而鈔價即昂起。私藏銀者。四萃。商旅開通。公私共  
濟。盡如翁所策。後賜銀。益特典云。翁有心計。善斷其所籌畫。人  
或危疑。及見效。皆服多此類也。翁諱忠良。通稱貞兵衛。其先藝  
鳧郡人。曰彌三郎者。據宮原砦。因氏焉。屬小早川氏。有戰功。後



隱為民世代不詳。至考傳兵衛幼孤流寓尾路。冒母氏渡橋貧甚。翁自童年為人僕役。纔得生存。既長。主管一行鋪。鋪三易主。翁拮据廿餘年。未嘗失詎於各家。主多其勞。舉鋪業歸焉。乙酉歲七月十四日。病沒年五十六。葬于邑千光寺。配細谷氏亦賢。助翁成家有八男二女。長子茂。兵衛嗣。次榮助。為倉田氏所養。一女適川北氏。餘在家。翁為人恂恂然。而其中精明沈毅。沈容衆好。為人救難賑困。而口未嘗言。故雖狡猾難使者。常效用焉。而不能欺也。臨終戒嗣子曰。吾所為在我可耳。汝勿傲焉。抑財不可常守。欲守者非愚則陋也。吾特欲有積尺寸。効涓塵於國。而百不償一。汝尚體此志。嗣子謂諸弟。父所愛。因請之處分。翁曰。是在汝。及葬會送者千餘人。其為衆所畏愛如此。邑橋本元

吉嘗謂余翁如蛟龍居池。不得大展其才。是或然也。翁使其弟三子。謙。藏。就余學。以狀來請銘。銘曰。訥而辭。萬口皆瘖。積而散。厥量海涵。市厥門。水厥心。其謂若人。歎有書填於胸。無毫補於父母邦。吾其無怙怩乎翁哉。

○大倉翁墓銘

余嘗謂古豪傑皆善治產。如馬文淵。雖不遇光武。亦能自樹殖士之口。經濟而不能自活者。非實才也。今聞大倉翁事。益自信云。翁越後芝田人。諱道貞。稱外一郎。後襲父稱定七。其先京畿人。米寓蓮瀉。祖父時分田產於少子。居本邑。即翁父也。後視兄家落。返其田。曰。吾可賈以計活也。性喜施。而貧無以逞。有二子。長即翁。次喜八。住江戶。翁於是慨然。誓必成富。以逞父志。日夜



勤厲而父逝矣負券萬金乃益感奮邑為北地一都會多大賈  
每物價高下人人聚議翁笑曰我寧以身不以口輒親赴其所  
驗虛實可取取可與與未嘗遲疑而要被我兩利曰知己而不  
知人者愚也遂至累鉅萬藩侯賜許謁然自奉儉素雖多僮指  
猶躬薪水至沒不改無佗嗜好野史使子弟讀而聽之辨興  
亡之由曰古英雄皆敦信義信義始於骨肉其第窮且無子遣  
少子嗣助殖其產文化中越大饑饉死者多翁陰賑救之私語  
其子曰今而得成父志爾恨不使目之因泣天保庚寅臘月十  
九日病沒年六十九娶本間氏生十二子長男利安稱儀兵衛  
次盲次養於弟曰喜七五女其三嫁米氏乙川氏加茂氏其二  
贅婿分產一男二女夭鄉人安田幹伯識余佐藤德裕學於余

竝請余銘其墓德裕父嘗謂翁商賈中之良將也惜不使據大  
都通衢則所成當不止此德裕亦記翁言曰人老當益厲精不  
當以貧富易節易節是率子孫汰也信乎其言之彷彿文淵也  
余則惜其才之用之商賈而已銘曰  
尚空談而不實試學所以棄也多議論而少成事政所以墜也  
吾安得起翁與語古今之異耶

漆谷翁退筆冢銘

高松漆谷翁寄書賴子曰吾八十二歲矣目矇耳聵手足痿而  
未死平昔未嘗禮佛而喜吟詩退筆山積幾乎等身自思此身  
未可埋也而此筆可埋欲先埋之于志度寺寺主一如師戒乘  
具足而為吾文字交故託焉讚佛冢前資我冥福煩子銘之



翁意蓋曰。吾不禮佛。非不欲禮也。為此筆所擾。不暇禮也。八十  
年來。所為綺語。傳播萬口。罪業深重。必墮泥犁。是亦筆所為而  
吾不知也。欲嫁禍於筆。使筆墮地獄。而自生天堂。為一如師者。  
不亦難乎。而吾將何銘之。抑吾聞受苦樂於身後。身死心在也。  
今此千萬頭筆。已盡其心於翁。其堆積者。皆腐肉朽骨也。擠之  
地獄。亦所不恤。特恐翁之心。亦在詩卷中。長留天地間。雖有天  
堂。無復可生也。則師何為邪。雖然。翁吟哦自娛。非世嘔心肝。以  
求名者比。故詩成。槩不留稿。留者此筆而已。且當翁把此筆沈  
吟也。有既命意而停手者矣。有半吐半含者矣。烏知其心之殘  
膏賸馥。尚在此中哉。則師當讚佛於此。而賴子亦當銘焉。銘  
曰。

風花雪月。隨手而結。又隨手散。歸於造物。萬結萬散。一因汝筆。  
藏汝於土。先我之骨。勿為芝菌。勿為螻蟻。吐彩學吟。徒倍罪孽。  
惟吾與汝。懺悔於佛。非敢必願其同成佛也。

楠部子春墓碣銘

賀藩提封。最於諸鎮。金澤市司管其山海之利。事務浩繁。雖市  
有宿老。其專幹事者數員。擇才望充焉。有楠部子春。居其職。歷  
事十二尹。至有令。凡事如金五郎所戒。子春其字。金五郎。其通  
稱也。諱肇。号芸臺。父諱定賢。本能登鳳至郡。農來嗣歸山氏。後  
娶早川氏。生子春。幼聰慧。三歲能作字。亂而讀書。或言學無益。  
於產父。不肖。甫十九。父疾病。遺言曰。吾祖本楠氏胤。業商非志。  
吾欲得入託。後使汝復姓。成名於上國也。家貧不遂。汝其體我。



忠子春自是益發憤刻苦。多采學者而痛節衣食。終能興產成家。如父所言。造父神主。出入必謁。父箱篋所藏弄物。不忍移動。開視輒愴然。其自儉至。單套一領。終身不改。作補綴狼籍。而數恤人窮。無所顧惜。負時庸書得紙。盡以寫經。後置書王府。下無匹。性強記。精敏。嘗承尹旨。條理局內舊簿數百卷。易於檢例。書學歐法。善筆。寫大書。潘侯嘗召觀。作八大字。縱筆揮灑。墨瀋飛。汚近侍衣。侯激賞稱善。後再召。則病作。召其子邦勞問。差劇賜金數片。遂不起。年六十一。實文政庚辰九月廿九日也。葬于野田山。瑩子春在職。發宿弊。祛姦蠹。遇事敢言。而簡靖謙和。數建白。旌孝義。至躬訪察之人。畏愛之。及葬。會者千餘人。娶匹田氏。生三男四女。長男為邦。次兩純。二女適人。餘夭。養豐田氏子為

嗣。以邦別建補部氏。成先志也。然子春不能迂居上國者。上司倚賴。不肖遣也。邦學於余。來乞銘其墓。銘曰。  
系出忠義。才備華實。跡微績巨。利澤被物。

北條子讓墓碣銘

北條君子讓。墓唐陽城為人。自命一字景陽。嘗徵余書其說。時酒間不違。詳其旨。諾而未果。而君病沒於江戶。後九年。其子進之。寓昌平。學計建基碣。來請曰。在先友伊勢韓聯王。最舊嘗翁。嘗託之銘。未成。翁逝。韓亦踵沒。使翁在。必更託之於子。先人亦頷之也。余與君同庚。又前後同掌管氏塾教。余辭君就。如代吾勞者。且進之在東。所識鉅匠匪數。乃遠求於余。余寧可辭。况有宿諾於君子。君諱讓。通稱讓四郎。踰霞亭。又天放生。志摩的屋。



人其先出於早雲氏。後仕內藤侯。侯國除。曾祖道益。祖道可。考道有。皆隱醫。本邑考娶中邨氏。生六男四女。君其長。幼喜讀書。考以次子立敬承家。聽君遊學。入京及江戶。學成一。藩侯欲聘。致之。會聯玉來。偕遊。與以避之。又寓越後。南歸。為勢林崎院長。院藏書萬卷。因益致深博。素愛嵐峽山水。就其最清絕處。縛屋挈宇。俱居。囊研壺酒。蕭然自適。歲癸酉。遊備後。訪管茶山翁。翁欲留掌其塾。誥之父。父命勿辭。福山藩給俸五口。時名說書。尋持召之。東邨給三十口。准大監察。將孥東徙。居九山邨舍。三年。罹疾不起。實文政癸未。八月十七日。享年四十四。葬某鴨真性寺。君為人。癯而皙。隆準。眼有光。嗜酒。風神脫灑。而狷介不苟。合友於諸弟。交友有終始。至一同醉之情。或終身不忘。而治己端。

慙不自欺。嘗曰。學無益於己。與人猶不學也。學主洛閩。而輔以博覽。患東邨士習駁雜。授小學書。欲徐導之。未遂而沒。尤善詩。叙實而不俚。使事而不窒。清勁如其人。有霞亭摘稿。涉筆嵯峨。樵歌。薇山三觀。及杜詩插注等。配井上氏為管翁姪。生二女。皆夭。養藩士河邨氏子。退為嗣。即進之。余重進之。之請已。叙吾所知。又就嵐峽。訪於其舊識僧。僧曰。吾驟往。見其焚香靜坐。不見其讀書也。作詩亦不甚耽。吁乎。君蓋欲自驗其所學者也。其慕陽城。豈非慕其雖求適己。亦能濟物哉。不然。烏能舍其所樂。而役役以沒也。是可以槩君之心跡矣。銘曰。

處則孝友。出則忠蓋。接物以和。行己也峻。唯不遇事。遇則必奮。展矣景陽。於陽是憲。天假之年。頽俗可振。



嚴山子文冢銘

嚴山子諱正武字子德嚴山其號通稱主計彥根潘士真壁氏之子出嗣嚴潘堀氏堀氏祖杏菴先生近江安土人學於京而仕於藝子孫世為儒官住京曾孫南湖與從弟景山分門給職南湖曾孫君炳無嗣臨沒養子德子德塊獨抽先世書讀之時遊京儒間最後來見余余常傷無以報父母邦得子德大喜相勉以實學子德益發憤誓振家聲供國用其業大進疾幾有成而一疾不起實天保辛卯七月十九日年履三十一葬南禪寺先塋而舊鄉同學友收平昔文稿及退筆埋諸彥根長久寺中樹石焉合辭來請銘於余余惜子德之無年而喜其有友也揮涕銘之

琳珉厥質昆吾厥心而發之厥文金纒聲矣而玉未振也乃祖之鄉距茲匪遐魂乎尚相從湖之厓乎

山陽遺稿卷之四畢



山陽遺稿卷之五

賴襄 子成著

記

○菅公畫像記

菅公之廟祀北野。由於贈褒宰府為其所遷。且菟併其裔。曾家廟皆所宜有者。然而七道州縣。無不有祠。苟讀書學字。雖乳臭之兒。知敬奉之。畫其影像。幾乎家置。人藏。紀藩士吉田重氏家。有一像。覺其有異。不敢私藏。寄之江戶一神祠。參河鳳來寺主實圓僧正。實重氏兄。因終奉之。寺多子院。其一曰實泉僧正。命焉守之。自是實泉世掌其祀。百有餘年。近者院主念實嘗侍其師病於它院。忽省神像無守者。可虞。走歸取之。自隨。無幾何。



實泉災闔院蕩然而神像儼在是文化四年九月事也事傳遠  
近香花奔波今院主成實修其裝新之周請四方文士賦詠其  
事而求余文記焉有客難於我曰管廟既係朝廷祀典不可私  
祭私祭淫也使公有知寧歆享之况區區文詞無加於公而適  
足褻之且夫公之威靈能守已影於九百餘歲之下使祝融不  
能施其虐可謂偉矣而不能自救其身之遷謫於生前何哉余  
曰子亦知蘇子瞻之論韓昌黎乎曰公之神在天下猶水在地  
中無往不在其精誠能開岳雲馴鱷魚廟食百世而不能四子  
之惑彈臣之謗使其身一日安朝廷所不能者人而所能者天  
也今管公之德業百倍昌黎神在無不在而靈能其所能為足  
怪哉謚曰天滿大自在蓋是之謂爾而學於文者私之以為文

之神夫神非文之所能圖而文為神之所愛而寄也各述其敬  
慕雖連篇累牘或其所不厭聞所以余亦不辭而贊之夫人之  
身有彼我有生滅而其神則貫萬古而同然念實之精誠即公  
之精誠也余因此有感焉公際遇寬平之時欲遏衰勢興治道  
而其志不遂衰亂相踵直至於天文元和之際否極泰開以施  
於今雖不能盡如其志然亦少酬矣而其基實始於此州像之  
歸焉似非偶然者非邪併書以諭成實使因夫民來詣時有諭  
焉

○○登登行笄記

備前武元景文善詩及書嗜古書蹟自號曰登登菴登登菴者  
傳聲也己而破產遊四方寓我菴數月臨去求余文記其菴曰



吾之去期在明日請速成焉今辭曰吾素拙於文今記子之菴寧可一日而成之哉景文曰吾庵乃行菴也吾無妻子無田產至此國輒有此舍至彼鄉輒有彼次地擔卸笈解橐而陳之書籍在左筆硯在右目之曰行菴是菴可一日成也則子之記之不可一日成乎余曰記者記也故記其處記其時記其材與工記其大小廣狹否非記也今子之所謂行菴者吾不知其在於何處乎成於何時乎何材乎何工乎大乎小乎廣乎狹乎吾將何記雖然吾且妄記之曰行庵在於所在成於所成無所取材無所役工或大或小或廣或狹無不如意者有不如意者立改成之故高堂大廈子之菴也華門圭竇子之菴也山之椒庵也水之濱菴也桑之陰石之岑亦菴也舟亦庵也輿亦庵也夫然

四海之內無行非菴菴亦偉矣哉其成也無始則其毀也無終山之蒼蒼也水之泱泱也傳諸千歲目為子之庵誰曰不可也夫土木之偉者宮而阿房殿而未央臺而柏梁亭而沈香殫天下之力塗億兆之膏血以為古今之觀莫偉乎此而其止於一處其成之時與毀之時曾不能瞬息焉則比諸子之行庵亦蜉蝣蟻蠊耳今有蜉蝣蟻蠊阿房未央柏梁沈香者焉而吾得文以記之雖求之急迫焉可復辭也景文笑曰是可以為記

登登泛菴記

登登行葦倦於行改行為泛自長崎就舟泛海而歸於備終遊馮京攝號曰泛菴客聞而笑之曰柱於地而屋之者葦也名之曰行斯以異矣名之曰泛不亦異之甚乎且其自肥之備自備



之攝之京所乘而泛皆僥於人者不得自占為菴尚可自名之乎故菴則不泛泛則不菴二者無一可也山陽子曰子何尤焉子徒見彼刻木刻石者謂之泛耳殊不知有家有國者心與忽廢忽沈忽浮孰非泛者四嶽三塗陽城大室譬之江海其不一姓者不猶舟乎故皇王帝霸之業自坤輿視之皆泛也九州之外裨海環之裨海之外如九州者九而大瀛海環之則雖坤亦泛也而何尤於菴哉呂氏之書謂泥古而不通今者為刻舟求遺劍故世之推移猶舟之行而人更主之猶行旅備舟也而自名曰秦曰漢曰魏曰晉曰唐宋元明登登子何獨不得自名焉哉昔者張志和散漏其舟而不能自脩理曰願為浮家泛宅往來苕雪間是志和未免有物我之念爾吾試與子升伏水之壚

以望浪速之津如瓜之皮者如鴨之背者如葉浮者如胡蝶之蜚于墊者如林木蠹者皆登登子之泛菴也興至則乘何不可往又何不可來而又何散漏之患使志和目之其必神竭而意沮自愧其泛之不廣也庸詎病於子之嗤邪容莫以荅遂書其言以為泛二記。

黃葉亭記

備前閑谷鄉校建於烈公時為百餘年誦絃之地吾聞其地在藩府東北群山中林壑幽邃其師生皆安其處而樂其業伊唔之聲與松風泉韻相答暇則相攜逍遙山水間蓋校舍之重兩澗合流者樹最老石最秀顧而樂之乃併力置一亭以為游息之處偶見滕公定家小倉山亭圖以其結構小而易辨也頗規



山陽道和卷五  
模之名曰薄葉亭。以亭成於季秋。且取公黃葉之詠也。既而請  
吾父書其扁。而使余記之。余以為天地之間。凡有采色者。皆可  
以悅人目。而華葉出於天造。錦繡由於人爲。其優劣固判然矣。  
古曰。五色使人目盲。故眩於錦繡者。不知華葉之真可悅也。余  
嘗按藤公事跡。終始爭亂之世。位至二品。官至納言。而憂愁不  
滿之意。常形於言詞。豈其奔競之習。未能免於事勢耶。吾恐其  
心目所屬。不離紆青拖紫之間。而何有於木葉之黃茂。今閑谷  
諸學士。處無事之世。踐明主之跡。仕其名。而隱其實。講道山谷。  
無所外慕。則所謂寒雨之深。朝朝而深者。諸學士乃得實驗而  
專有之。黃葉之名。於是乎爲不虛焉。余將歸省吾父。其必枉路  
於閑谷。仰烈公之遺構。退從諸學士於亭上。重論天造人爲之

分。將有日矣。此記足以爲先容歟。所以不辭也。

○○夢硯樓記

龜山氏爲備蒙族。曰松伯秀者。美丈夫而喜文。嘗思置佳研。而  
未獲。夢有來售一古硯。紫色質潤。厚可盈握。論價未成。俄然覺。  
悵惘竟日。遂名其書樓以夢研。而請余記。余曰。思而夢之。固其  
宜也。殷王思治。而夢良弼。今夫研亦文人之弼也。而其良者。爲  
甚難獲。今子夢之。安知不有惟肖者來左右子也。名樓志思。亦  
燕王築臺致士之意耶。使子真好之。其至可羨也。使子徒浮慕  
假想之。雖至不能獲也。葉公畫竜。而駭真竜子之於研。得無亦  
然乎。夫硯之曼質賦理。拊不留手。孰若彼如凝脂者。研之色澤  
潤麗如割琳腹。孰若彼秀可餐者。硯之眼目明瑩嬌媚。如活鵝



鶴孰若彼善昧空笑曼睞騰光者彼解語而此不言彼先我意  
而此須我扶持則其於可愛用也有間矣而子之所夢寐在此  
不在彼余有以知子之處心不俗非世統袴子比也余視世之  
紈綺子輾轉反側於朝雲暮雨之恩斛珠聘馬金屋貯焉不帝  
錦囊琉璃匣而恩情一缺捐之路傍者往往而然不足怪也彼  
所謂可一日三摩挲者以其嫩爾白頭面皺變愛為憎矣若此  
溫潤之物愈老愈佳肌膚色澤畢生可親哉子真知其可好而  
加求之將見下巖无物奔就子之樓與子之墨相戀不捨矣寧  
特曰夢之云爾哉伯秀笑曰先生豫爲紫雲爲媒灼歟願書置  
樓上以爲他日證券。

○移山亭記

移山亭者小野翁所以名其居也翁嘗遊近郊見一大石似富  
岳者愛之也聚其鄉民移之亭之前遂扁以此名而屬余記之  
夫亭之勝石之奇諸名士之題詠備焉余復何言余知翁好談  
近古事余亦嘗修私史於足利織田之際頗爲詳也翁亦記鹿  
苑公東遊觀岳之事乎又記總見公之伐甲斐亦狂路觀岳乎  
夫此二公者削平禍亂鋤犖豪傑意之所向則雖蟠據數國難  
拔如山者移彼置此如奕基然其於名山苟知愛之寧不欲移  
近諸其居哉而不能不僕僕然涉千里而就觀焉今翁以一公  
所不能移者置諸階除之間朝夕坐臥縱其娛玩不亦偉乎而  
余安得不奮筆記之也或聞而咲曰二公之所不能移山也翁  
之所能移石也惡乎同夫入加與物形小大各宜相稱翁之石



即二公之山也。苟寓其意焉，何問其小大哉！抑人之愛是物，無不欲常有之，不唯欲常有之，無不欲傳之子孫也。二公已宰海內，謂山河皆我有，而不能禁其分裂於身後，是無他，據衆人之所同欲也。如翁之石，則非人之所同欲而已，之所獨愛也。故下移之後，無復他移傳之。世世頽然長存，題曰小野氏之富山，而人莫之或爭，以是言之，優劣得失，蓋達者之所能辨已。吾將以此為記。欲翁之子孫，每避人之所同欲而守己之所獨愛，不獨此石也，則亭其永不墜哉。

○歌聖堂記

歌聖堂者，藤井機園所以祭人丸也。初機園過所識家，見其祭蛭子，覺其像有異，拂塵煤諦視之，蓋人丸也。以示覽古者，以為

昔者頓阿上人，手刻人丸像百副，散落人間，是其一云。機園懇請獲之，安諸堂中，而吟咏其下，遂願以此名。請余記之。夫人丸，永言娛情，忘其形骸，寧料後世有頓阿者，雕其面目，鬚眉至百副之多哉！頓阿刻像，自寄景慕，寧亦料後世有機園者，收而祭之以名其堂哉！然機園適獲其一而已，其九十九不知各在誰家，恐皆錯認，以為蛭子二郎耳。物之遇合，出於自然，而有數存其間焉。噫，亦奇矣。或曰：機園善和歌，喜古雅澹秀之致，蓋沿草菴之流，而溯古今萬葉之源，其夢寐歌聖，非一日，故有此奇遇焉爾。在機園固為欣幸矣，而在像，不可知其為幸與否也。夫其中而坐，手有所執，肖矣，而歌聖所執，搗藻之筆，而蛭子所執，鈞利之鈎也。故蛭子濁歌聖清，蛭子俗歌聖雅。雖然，較其氣焰勢



力則歌聖不能及蛭子之万一。何者。祭蛭子則致貲巨万。則世不絕祭。歌聖則不過善哉三十一字。終身學爲蛙鳴蟲啼之聲。故橫目之民莫不知蛭子之可祭。而祭歌聖者千万人中。一人而已。使此像終冒稱蛭子。則酒肉羞奠。隨在不乏。一經機園之鑿呼曰歌聖也。當其在機園之堂。則享一瓣香之供矣。苟離其手。誰保其不餒哉。賴襄曰。然。雖然。使像有知。寧餒而歌聖不飽。而蛭子也。遂書爲記。

挹翠園記

藝備之海多變曲。非侘海國太豁露者比。而尾路爲最焉。鳴嶼與陸對者。喚之可應。屋瓦如鱗。帆檣如林。與山光水色相出沒。邑人往往因地勢。治園莊。而熊谷氏之挹翠園推爲第一焉。歲

甲戌。余省鄉而還。園主士晉要余遊焉。園在邑東北。踞山枕野。方十餘畝。其東面而敞者曰春曦堂。連其後者曰麥浪軒。下軒北行。左右皆花卉。曰百花逕。逕盡得松林。林中可憩者曰松濤亭。自亭南行。抵山麓。山泉所注。環以楓樹。曰秋錦池。循池而登山石錯列。曰伏虎巖。巖之上。栽梅十餘株。曰香雪坡。下坡而東。蒙密崎嶇。得稍平者爲花園。曰擷芳塢。塢之下。即堂也。坐堂而望。所謂如鱗如林者。皆在几席下。士晉敦實喜文。自其父祖脩治此園。久而不廢。故其觀深杳渺。俯仰可樂。非他家所及也。士晉請余記之。諾而歸京。會余移居銅駝坊。塵事蝟集。因循不就。忽匝一歲。士晉數以書來促。嗚乎。余自來京師。凡三移居。皆櫛屋街巷中。無隙地可栽竹木。朝夕所見。紫陌紅塵。車馬綺縠。而



已乃回首西望想見園之山光水色欲挹其一片翠以灑吾心  
目寧易得哉遂書此以荅士晉且謝余之宿諾非得已也

○○招月亭記

亭名招月月可招也與哉今夫月離離然出東嶠入西嶺月自  
行其所可行人豈得招而致之哉人之與人相招也必潔其酒  
肴祭其灑掃折簡馳价盡其禮意猶且有來者而況於月乎  
然世之愛月而欲招致之者多矣有層樓傑閣彫欄畫棟以招  
月者月不官至也有珠箔繡戶金尊綺筵以招月者月不官至  
也何哉絲竹爭奏酒肉雜陳語笑紛戾而簪珥縱橫銀燭之烟  
薰蒸滂勃假使月來乎亦必躡階而止至戶而退踟躕逡巡不  
能流光筵席揚輝帷幔以荅主人之意是不招以其道易尤於

月之不來乎吾讀王摩詰詩云獨坐幽篁裡彈琴又長嘯深林  
人不識明月來相照夫月豈獨厚於摩詰乎招以其道焉耳今  
亭主人亦摩詰之徒耶以吟哦代絲竹以琴書代箏瑟竹檻葦  
簾以代畫棟繡戶移燈屏燭以招乎月月乃惠然官來造主人  
之膝照主人之面襲主人之鬢鬢胸襟戀戀而不可去直至興  
酣詩成鐘成漏盡然後退可謂招月之亭不負其名矣或曰亭  
主人雖能招月而致之而月不能言也相對終夕無乃寂莫乎  
曰不然李太白不云乎令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亭  
主人對月而坐懷其平生所慕曰某人亦觀此月矣某人亦為  
此月所照矣其面目鬚眉彷彿乎現於前是亭主人已招月而  
致之又以月為介以并招致古人也何憂其寂莫耶余因記之



使人知亭之所招不獨月也。亭主人姓小野字泉藏一門儉素唯嗜書。亭其讀書處也。

○鳩居堂記

京師文物風流每先於天下而製筆之工鳩居堂爲先焉。堂主人熊谷伯肅請爲之記於賴子曰僕先出於武藏人直實後徒淡海僕曾祖曰直心來居京師僕父直性賣香爲業乃有今名僕父性勤儉而喜施凡事之益於人者輒欲力致之嘗有東僧善書者來須筆歷試數工不如荏土之佳也僕父慨曰百工以京師爲宗獨筆不然乎遂蒐諸國佳毫而選於工命之既成試焉圓勁虛活莫不稱善者自是其後鳩居堂之名著於薦紳間而或有難僕者曰詩云維鵲有巢維鳩居之堂之名蓋取此也

夫鳩之拙於巢也譬諸人猶彼不能自築室而僦人之屋者乎子之家於此四世百有餘年屹爲里閭之望則所居之巢其所自有豈鳩居之謂哉僕莫以荅願得先生之文解之賴子曰子何不荅之曰吾之家非吾有也吾父有家吾僦而居之也吾父之家非吾父有也吾祖有家吾父僦而居之也蓋世之有國家者孰不謂是吾有而不知其爲祖宗之物也。敗亡接踵職是之由今子之巢也其墉其戶皆子父祖所以綢繆而授子子得以禦民侮子不敢自有焉慎居而授之子之子之子之子之孫皆居焉而不自有也則鳩居之巢雖百世不墜矣而筆之與香實其桑土也以此記子之堂可乎伯肅拜曰可哉足以垂訓遂書贈之且言曰子之遠祖次郎先登陷陣策名亂世而子父子乃



以毛穎之工爲明時之倡吾不知其所造之筆鋒芒利用何如  
次郎之劍也文武雖異其有樹立一也夫鳩者鷹之所化以鴛  
之鷺悍而時至形化則錦翼文頸穀穀然爲勸農之殷鳩居之  
以文工繩祖武亦隨時而化者也

○松窓記

葉子韶號其莊曰松窓而徵記於余余之來長崎子韶與其子  
子咸請余館焉余得以弛負擔焉焉得而不記抑余寓之匝月  
矣莊之所有四時草木之花實繞檐夾階掩映窓櫺者不可悉  
數也而顧獨以松名焉者何哉子韶蓋愛之云爾夫松之可觀  
者蒼髯鬱々而已非有紅紫可以娛於目也非有甘酸可以爽  
於口也非有芬芳馥郁可以快於鼻也子韶果何所愛哉且夫

衆人之所愛而已亦愛之其所以愛可喻之於人也人之所不  
愛而已獨愛之其所以愛之雖已之口不能言之况借他人之  
口以言之耶余欲言子韶之所以愛松而名其莊不亦難乎雖  
然余察長崎之俗有以知子韶之意矣長崎之俗奔競躁進艷  
慕榮利寧破其產而求達其官務誇耀一時而不念子孫計是  
喜桃李而不愛松柏者也子韶愛松其必與此輩異矣余視其  
所種之松皆蓬蓬然稚而矮者其凌雪霜而貫四時將期之數  
十年後是亦可以知其計久遠而不苟媮也莊之得名意其在  
此歟且夫長崎交易紛華之地而子韶父子所職據其要喉妖  
艷瑰麗之物心苟愛之唾手可致四方遊士挾其管絃奕棋凡  
百技巧以娛人耳目者接踵累跡焉而子韶乃獨引迂濶古拙



如余者而優遇之衆必指而笑曰彼何所可愛哉嗚乎是亦非以其磊砢多節無媚衆之態而有獨特之操也耶以其愛松故見類松者亦愛之焉爾余代子韶言其所以愛松又言其所以施及於人者蓋爲子韶解嘲且以自解也數十年後人之與松兩得無恙再來遊此將見彼蓬蓬然者皆成老龍鱗擊空凌霄將與子韶共撫而盤桓之

超然樓記

長碕地勢山抱其三面而一面控海海口容賈舶蠻館而官邸多依於山山海相迫如建瓴然剗險爲夷列置街巷入之往來不知其所躡之漸高下也高木君機齋之第在東北隅爲其最高處而又就起樓樓不甚高而登焉者如出雲表因名曰超

然而請記於余余之遊長碕寓在海滋秋隘罵塵時被君延請飲於樓上平臨山色俯瞰林梢鑿其西牖可以視海色尤覺其名之稱也長碕有令有尹尹差調更代而令百世無遷其子弟不得推試爲吏則往往冒他姓或入僧之流君實爲今令君之弟材武多藝尤長火技遭遇事變拔擢興家今之第其所新築云余見樓之下架置巨鏡大礮而宴飲之際時聞丸聲則子弟講技其圃也君沈靜寡言接物溫和余未覺其異既而聞之於人警聞始至闔鄉繹騷計不知所出尹今遣將吏扼海口諸堡塢而君特當其要害尹問君何以為守君對曰以死而已嗚呼吾是以知君之所以大過人也余嘗修私史歷觀古英雄豪雋之成事無他故也唯能斷然超脫死生之際而籌畧材技皆



由是出後之人徒艷稱其籌略材技而不知其所由出也夫死  
生亦大矣而不能累其心其心之湛然不動可知也不動則明  
明則能照是以成敗之勢百變於前而見機制宜每出衆人意  
表夫何事而不成彼其不能成事者皆迷溺眩惑生死利害之  
中而不能超然其外焉耳故君之平素非必異於人而人之所  
不能及自有在焉猶此樓之不甚高而能瞰視山海歟超然之  
名非獨樓爲稱也遂書以爲記

如斯亭記

筑後河大甲西道益集五州之水所成余自肥入豐凡若溪若  
澗水石潺湲踏石而渡者槩皆係河之源而至於日田稍合而  
大矣既而泛舟赴筑屈曲高下百折而西漸西漸闊及米城北

則茫洋如海豐之官舩運粟長崎者數百艘重疊追逐於河中  
而不患相抵觸其大也如此余寓日田邑多富人杜氏山田氏  
爲其最而山田子竜尤稱有智計能當其身致鉅萬云其家後  
抵河新起亭臨焉邀余飲其上水波之光浮動軒楹間顧而樂  
之子竜請余名之名以如斯蓋取之夫子川上之嘆夫子所謂  
如斯者喻德之不可不勤也夫人之殖德與其致富一也一者  
何哉曰積而不息而已矣吾於是指示於河曰子之成業也夫亦  
如斯歟其始營營屑屑不擇細利而收蓄之者如斯併受溪澗  
也其早作夜思無作輟無勤惰者如斯經五州歷數百里而不  
休也其間未必無小得失蹉跌而終不變其志則斯屈曲高下  
百折而必西者也故今之業洪裕洋溢濟衆潤物包含一切幾



乎與河爭雄皆由積而不息焉爾使其無積而有息則何能致此而何能享此亭之樂哉子之子孫坐斯亭觀斯水每思子業之如斯也則庶幾能守其成不窮不盡與坑後河終始乎吾將以此爲記嗚呼此豈止子童家爲然大於子童家者亦得吾說思之無往不如斯也

上田氏松樹記

余西遊往反皆過防防之臺道村有上田翁翁家一松樹薩侯所手植蓋家當官道爲西海侯伯所憩薩今侯之爲世子童年東上亦帶翁家手抽道邊穉松戲裁之庭際付翁善視之翁愛護長育逐年漸飽侯已當國東西往還輒過而問焉侯齡壯強而松亦成鱗今之偃蓋重重過掩者是也侯嘉之賜之蕉布翁

心榮之嘗請皆川老人記之亦索余文余曰異哉翁之所爲也余此行亦遊侯之國矣侯之國專西南一隅疆跨三州擁屬城一百有二而琉球貢賦不與焉其士民繁庶樹木蕃育多他州所不及者余自泉關南沿山緣海左右皆松行翠陰中一百餘里以達國都其富於松亦如此何必憶翁家之一株哉且薩侯舍其三州百有二城之地而拳拳於人之掌大之庭是必無之情也翁之所爲猶持勺水而增巨海以誇其勞不亦可異乎余將何記之嗚呼余得其說矣當翁停薩侯駕也翁主人也掌大之庭亦爲已有侯羈旅之人也三州百有二城不能攜其一撮土也雖祭戟如林騶一如雲吾見其惘惘可憐於是以其掌大之庭借之於三州百有二城之主而有德色爲長育其所種又



從而歌咏之余。以此有知天地之間。人各有分。物各有主。雖王侯之富。有時不能不假借於匹夫也。侯之褒賜。翁非賜也。償也。侯忘其貴。而翁忘其賤。一松樹而二美鍾焉。是可記也。且翁全家文雅。其女其孫。皆嫻翰墨。藝婚嗣業。終身不知離別之憂。日相共團樂於松陰婆娑之下。是又足以使薩侯視而羨之也。是尤可記也。遂記。

山陽遺稿卷之五 畢

山陽遺稿卷之六

記

○理窟記

相良孟符學醫。最喜喁蘭究理之說。顏其齋曰理窟。而索記於余。余曰。理豈有窟乎哉。理而有窟。不可謂之理。理也者。彌天地亘古今。無有內外者矣。上而日月星辰之所以行。下而山川草木之所以著。中而父子君臣夫婦朋友賓主之所以文。而治亂興亡得失之所以別。無往而非理也。尋其所謂窟者。果何在哉。且夫喁蘭人之曰理者。非理也。氣也。數也。氣與數有形。而理則無跡。無跡者。不可以目視。而心揣。其可以目視而心揣者。雖細



入毫毛微至眇忽皆不免有形者也。非理也。然則吾何以記子之理窟哉。無以則有說焉。子之所謂理者。條理也。今夫人之骨節筋脈藏府各有條理。如日月星辰之有行度。不得其條理。治不可得而施。譬之用兵。先詳其山川蹊路之所由。乃可以啓行也。漢醫之說焉。非不備也。而喁蘭必剖。解人而驗之。非其所目視心揣者。不敢言焉。細入毫毛微至眇忽。非躁者所能辨識。必也。敕斷百事。卷身潛慮於鷄犬聲不到之處。一室之內。如強穴洞天。雖妻若子莫之敢窺。而後可與。方里外泰西諸哲。正且暮相遇。以論彼人身之條理焉。則孟符之理固不可無窟窟。窟是。可以爲記。歟。抑所謂條理與萬里外所說。如合符節。何哉。其所以然者。必有在焉。是恐泰西之所未能揣焉。侘日或得造子之

窟。吾將與子論之。

桃源石記

備前藩文學姬井先生有所愛石。名曰桃源。遂以自號云。甲戌之冬。余省父而還。過岡山。訪先生。先生余父執也。喜而迎。余延之。其齋矮窻小几。琴書整楚。見一石高尺有咫。闊稱之色黝而澤。上有數峰。峰間石縫。如逕路。然路窮處。竅穴窈然。為洞壑狀。余摩挲久之。置諸地。使少遠而望之。歎曰。彼中應有僊源。安得入而搜之。先生笑曰。所以名也。嘗獲之近郊。蓋我烈公遊憩之地。予不特愛之也。子其爲我記之。襄嘗聞之父。桃源之說。淵明所以寓其避宋思晉之意。非真有其地也。今烈公垂裕後昆。而先生守職其國。非復義熙甲子之比。無以避逃爲也。而所以爲



桃源者。真有此石。不徒寓之空言焉。則愈於淵明多矣。今之職於儒者。超然衆士之外。名仕而實隱。自先生之得此石也。其國之政。凡幾更矣。其吏。凡幾變矣。而先生與此石。塊然相對。猶尚如故。猶夫劉郎之於玄都。桃已。先生之潛身於桃源。所謂不知有秦。無論魏晉者。其樂豈世所能識也。或曰。桃源一尺之石也。非化身寸許。其可能潛乎。曰。亦寓意焉耳。且夫小人之處世。冒進名利之途。自取窘蹙之患。入室被謫。出門有礙。至六尺之軀。無地可容。至如君子。則反之。故曲肱甕牖。人以為病者。原思之桃源也。卷躬陋巷。人不堪其憂者。顏淵之桃源也。故自小人觀之。君子之身。能屈能伸。能大能小。無入而不自得。蝸牛之廬。視如大廈。一綫之路。眇如康衢。彼之所長。感感我之所坦。蕩蕩掉

臂而行。容膝而居。苟寓其意。何往而不桃源哉。又奚恠於此石耶。遂書其言。質之先生。又從爲之歌。曰。

桃源石。石歟。山峰巒洞壑。一拳間。先生玩之。南窻下。瞑然夢思出塵寰。一拳忽爲萬仞大。萬樹桃花夾碧灣。老稚雞犬如所聞。衣冠真魁存古韻。自送漁郎重迎君。物色何復猜相問。蛇斷馬化已爲陳。寄奴草滿江之濱。佛狸渡河死百卉。黑獺據涓涸。群鱗九點烟氣合。又散黃袍夜被屬。豬人腥風兩度吹。五岳隱者蹈海趁波臣。誰挾泰山踰北海。桃源移與扶桑鄰。東西隨處遂嘉遯。壺裡乾坤住每穩。誤隨君手亦得所。室邇人遠見何勉。宿君玉堂冷徹骨。夢醒遽遠在君室。枕頭依然小硯峨。欲理前話喚不出。



小赤壁記

小赤壁者。白河侯近臣田內月堂藏石也。舊爲柴栗山先生物。先生嘗以享和壬戌十月望。置酒賞月。尾藤博士以下諸名士。盡集。白河侯貽鱸魚以佐酒。蓋盛饗也。會中津文學倉成翁至。自羽州獲一石於其三色洞。聳拔嵯牙。峰厓盡具。是夜齋示先生。先生詫曰。是小赤壁也。來臨吾會。宜爲吾有。就手奪之。遂作長句歌之。座客皆和。一時傳以爲佳話。其後先生與博士諸公。前後即世。而此石併即夜詩卷。皆歸月堂。月堂珍愛篤至。又募賦詠於四方。而徵余爲之記。夫余未得見其石也。而奪石之人。與傍觀之之人。則嘗得見之矣。且當時之會。吾先人亦與焉。故聞其事甚熟。今又按圖讀詩。諸賢聲容。宛在心目。竊幸得挂名。

其末也。不能不欣然援筆。以爲月堂所以愛此石。亦以其人焉耳。非必於石也。余嘗讀蘇子賦。以爲巉巖蒙茸。何地無有。而黃州之山。一經其遊。後人過焉者。蓋莫不低回顧戀也。而斷岸千尺。不可挈歸。先生今蘇子也。而此石先生之赤壁也。置之几間。恍陪嘯歌。月堂愛之。亦宜矣。且夫赤壁之從遊者。二客而已。而不載其姓名。蓋不足載耳。何如小赤壁之盛哉。假使蘇子與元祐群賢。相攜遊敖焉。則其起後人之思。當又何如歟。而此石何以異此。抑昔人稱天地秀異之氣之所鍾。或爲石焉。或爲人焉。栗山先生諸公人之秀拔奇特者也。而白河侯實採掇哀聚之。猶元祐群賢之有司馬文正焉。氣類之所召。此石亦至諸公之側。固其理也。今諸公皆逝矣。而侯猶巍然繫朝野之望。所謂兒



童走卒皆知識之者。而月堂日侍其左右。則石之歸焉。吾以為非偶然也。月堂其敬而拜之。勿徒愛而玩之。既為作記。又依先生原韻。為短歌贈之。其韻不敢順押而倒步者。所以見攀援溯回之意也。

黃岡山侍蘇公樂。虬龍虎豹供筵席。胡風吹折江南木。江山雖在面目失。山靈寧樂入版籍。千載應念長嘯客。東海自有小赤壁。精華依然映東壁。潔質樂就白河白。不容塵垢來相逼。俗手欲觸石。曰嚇。長向君家甘潛伏。欲擬風月寄蘇魄。非學泓擘惹米癖。每逢孟冬望之夕。月底酌酒尚來格。神格不度矧可射。牽招群仙聚君宅。君不見石之所歸其上。自有仙伯涵蓄偉人潤。養奇石。白河之水是靈液。

長古堂記

伊丹之酒醇於天下。而坂上氏最醇云。蓋釀戶亡慮七十餘家。船載輸江都。歲以三十餘萬斛為率。凡其運酒。以木罌。罌包席裹。署號於上。而其號爭新闢奇。歲更月革。務刮人目。聳眾觀。而坂上氏唯墨畫一縱一橫。為如劍鋒菱角狀而已。自昔未之或改。故視其號。可以知其釀法之變與不變矣。江都人呼坂上家釀曰劍菱。天下酒價低昂。皆視劍菱為準。遂亦呼其家曰劍菱氏。劍菱氏之堂曰長古。其家世通籍於平戶。侯侯之所命。以其自父祖善享高壽。故取之。莊子長於上古。而不為壽也。余謂上古多壽。而後世否者。何哉。非亦以醇醪異故也。歟。醇則質。質則不渝。不渝則久。非如醜者之紛紛更變。所以壽也。人之壽天。



然也。道之壽夭亦然也。孟軻氏以醇乎醇居第一流。所說仁耳。義耳。俯視楊墨諸子。奇怪百出。生滅遞變。而孟子之道。萬世依然。是道壽也。劍菱之於百家。釀其猶此乎。其家風醇質不渝。熙熙如上古。以世享壽考。亦猶此爾。余識其今主人亦深醇和毅。如其酒。吾知其不墜家聲也。近者來請余作堂記。曰不敢虛侯賜也。察其意。如榮侯命名。而以余記為重。嗚呼。侯貴矣。其國環以玄澗。鯨魚出沒。可謂壯矣。然澤之所及。封疆有限。孰與坂上氏之造。如澠者。翕張之數千里外。涵濡沈酣。王侯將相。下至士庶乎。且世有耳者。莫不知酒有劍菱。而其侯守某土。係某爵秩。或不盡知也。而况知一腐儒如余者乎。其文章波瀾。固不能敵劍菱之一斗也。何敢記其堂。而能為之重哉。獨至學道之醇。或

有可比焉。迂闊之願。願欲得造士。如造酒。以澤於世。同躋壽域。庶幾萬一。而未能焉。所以不辭而慨然奮筆也。

桐陰茶寮記

吾同鄉小野誠立宅。在二橋間。街中屋舍偏仄。室前闕庭。屢數弓。誠立嗜煎茶。就鑿井自汲。井甃與屋礎爭尺寸。而桐生其間。漸成拱把。數年而十圍。至以根代半甃。行街上者。或見其稍。夏陰滿庭。井水成紺碧。覺倍其冽。秋葉戛風。與轆轤相答。月痕在水。顧而樂之。因扁曰桐陰茶寮。世所謂茶室。專潔淨。非不凋之樹。不肖栽。桐雖或栽。其大葉黃落。黏砌。意所不甚喜。如誠立不然也。誠立嘗學點茶儀。頗究閭奧。久而厭之。以為茶將以娛也。而點之者。其礼苛縟。室有制。樹有式。器用有品。非習其法。則躓



非費其貲則絀。鬪能競富。甚至破產。非以娛也。適以爲累。吾其煎之乎。瓦甃甌。苟有即辨。水冽而火活。鱗眼起。魚眼起。投而吸之。可也。踞吸可也。倚且卧吸可也。夫我之桐。不裁而遂。紫枝大。遂。紫枝大葉。時疎時密。任其自然。樂其無心。我茶。益有類於此。嘗延余。同啜於桐陰。下語之。余記之。余曰。點其末。與煎其葉。爲茶一耳。耽則爲累。何有彼此。誠立已舍彼。取此。又不以此廢事。家務之執掌。偷閑尺寸。以游心於物外。其爲娛尤深。則縱令爲彼。彼且不能爲累。而况此乎。又猶此桐之生。偏側中。能自引拔。獨出屋上。而不妨屋也。因併書爲記。

竹樓記

姬路藩執政河合君就其室東偏起小樓。材多用竹。曰竹樓。乙

酉之秋。余蒙其延請。嘗一登觀。蓋其屋既葺。以竹。自椽椳。欄楯。又無往非竹。明潔雅素。登者無不肅然也。聞君當國。以儉爲政。百弊盡革。居第敝。不敢脩。而侯時來臨。莫以待焉。所以有此樓。而凡其竹材。取之園中。所生不足者。補充。窻櫺之間。往往用敗弓故箭。曰是亦竹也。其示儉朴。非好事。可以見大臣之用心矣。而請余記之。余嘗見宋王元之。亦有竹樓。而自記之。蓋因其所管州多竹。用代瓦。以價廉工省。而元之亦倣之。則與君之劍意。爲之用心。有在者異矣。但其取廉省。同耳。且彼之用竹。獨瓦。故其謂安急雨。空密雪。空鼓琴圍棋者。特謂其外之聲也。豈如此樓內外皆竹。快心悅目。歟。則所謂瓦之易朽。此不必憂也。然以瓦言之。亦有異焉者。彼游宦奔走。不得久居。故望後人嗣葺。得



以不朽。如君之世祿。又獲其君。非比。雖東西于彼。莫或寧處。而私第與公室並存者。奕葉依然。則竹樓之樂。可以永享矣。而乃子乃孫。嗣葺不絕。屢朽屢葺。園中之竹。伐而復生。剗心腹。効力用。又猶君之世忠。蓋也。君之竹樓。寧有墜哉。是。可以為記。

○涉成園記

東六條之建也。由於慶長之幕議。而其別業之給。則出乎寬水之教旨。其莊麗善美。可知也。相傳昔者源左府融起河原院。壯今之別墅。即其遺址。偃戈以來。人烟填咽。距河頗遠。引其漕渠為池。移豐臣太閤伏水舊構為殿榭。外周以垣。環植枳殼。民呼之枳殼殿。而其實曰涉成之園。取於陶淵明之詞也。其扁為紀侯所書。字甚雄偉。而使布衣賴襄記之。夫侯之書扁也。似也。襄

之作記。為不稱矣。然以此園而名。以陶詞既已不稱者。則襄亦可以不必辭矣。但襄識枳殼而已。未觀其中之所以成趣也。於是請一觀。園南面為正門。自西門入。至一院。院東臨池。密樹壓水。曰滴翠軒。水自北來而南而東。循水行。右顧得一閣。門西一逕。夾植櫻花。曰傍花閣。過閣。復循水。水忽大混漾。如無際。曰印月池。池有二島。右曰卧龍堂。左曰五松塢。架橋達塢。行松樹蟠互中。曰侵雪橋。迂回而上。置茶寮。曰縮遠亭。上亭望東岸多喬木。下有藤架。曰紫藤岸。還復過橋。繞池而東。得樓。曰偶仙樓。樓南堂宇宏敞。北則深邃。南堂外有梅數株。曰雙梅。樓下樓。復繞池而南。池窮。有亭架水。曰嗽枕居。東與卧龍堂對。堂挂古鐘。設茶鑪於塢時。雷客於亭。鳴鐘報茶熟也。乃戲舟亭下。泛池。繞



二島而北抵一橋有屋覆之曰回棹廊舍舟上焉達北岸穿楓樹而西曰丹楓溪水潺注池亦來自北與滴翠同出一闌終再憇軒上然後得園之趣矣蓋始營之也與石川丈山翁謀而成之者名亦其所命也襄初疑此名之不稱以為淵明栖託柴桑其園所謂三徑就荒松菊屢存於此園也何翅蹄涔之與巨海哉雖然涉而成趣則一耳今日所觀五松不止五也雙梅不止雙也而縮遠之亭昔嘗見東山諸峰所以得名而今則園中樹木蒼鬱而已蓋自開法十餘世而築之築而降又幾乎十世空其改觀也夫源左府尚矣太閤之事排山倒海有如昨日而今也漠然土木遺林盡歸於此將相之功名固不如佛刹之綿延也與佛刹而傳之親子孫又豈有如此園哉故子孫能得祖

宗之所營而享其樂如此淵明之園日涉而成趣此園則歲涉而成趣又世涉而成趣也自今之後法脈相承與太平之業同歷劫弗墜其趣之成更如何哉山皆生七寶之樹池皆湧金色蓮華未可知也襄姑記見在之趣以俟後世大手筆有再記之者。

○鴻雪處記

鴻之歸也爪於雪以記其所過其來雪滅而痕不可知也古人以喻人之游歷無跡云雲華師喜游隨處而樂其所寓則扁曰鴻雪處而請記於余余謂師觀世間萬事為夢與幻者宜其視旅寓如鄉里也則鄉里當亦旅寓視之所謂鴻雪何必其游之跡云哉夫達人重內輕外身外之物一切不以動其心雖玉輝



山積眩目駭耳者唯見其空不見其色第宅輪奐猶逆旅也族屬歌吟猶驛鈴馬語也而昧者以為可憑憶憶往來經營攬搏求田問舍爲長久計曾未幾時契券模糊與題壁之墨同歸者往往而是是不亦鴻之雪乎不特此也世之英雄西討東伐巨掌大力擘畫大地載印信申盟約曰山礪河帶而不渝也而山未礪河未帶而受者身且菹醢予者亦終不能常主宰其山與河欲認其跡兩安在歟彼亦鴻之雪也此亦鴻之雪也故吾身之於世其所經歷無適非鴻非雪也推而言之雖吾身亦鴻也雪也鴻猶有去來之可信而雪每歲之可憑四大所結如一漚之在大海中誰能相認哉乃自比於鴻雪使鴻有聞將咲之矣由此觀之雲華師之號爲未至也且果指何地爲鴻雪處乎而

使余記之也師之與余其身與跡且不可相認何況於其文母論爲鴻雪之歸也雖然余與師之交不以身以跡而以心心也者不生不滅經萬劫而自若者矣至夫寄錫孤店軍持汲泉一燈之耿然與靈臺丹府相照現七寶莊嚴樓閣則非鴻雪也是鴻雪處也余可以記已。

鏡背輿圖記

北野管神廟龕前大鏡相傳加藤肥州所獻蓋在慶長庚子之後未詳其年月鏡背鑄輿圖好事者懇之廟祝搨以爲珍玩六十六國國署其名旁及諸島畧備以波紋周之而四角有桐花章其下各以桔梗三花爲品字者承之隱是代鏡鼻故所搨帑微破焉桔梗其家號桐號豐家所賜也源金吾孟仲得一本示



我而言曰子謂肥州何如人也當時英雄人有爭心肥州莫乃亦然乎否則鏡背豈無他圖可畫而摸此大物以已徽號四維之何哉安諸神廟以當禱詛其志不可測也余曰不然假使肥州有異志庚子之亂何所不為物情既定乃規非望禱祠而求之是庸人所不為曾謂肥州聰明英雄而為之乎而管神忠臣之靈而受之也孟仲曰或云肥州忠於豐氏桐花為豐氏號是祈其主恢復舊物也是亦不然豐家之不可再興亦不待智者而知之愛而禍之肥州必不為也肥州佐豐臣氏輝武海外既而天下有所歸則去逆就順佐其撥亂之功其於功名可謂成矣銘之金石寘於神廟謀不朽焉耳豈有他哉吾想當日工成檢視必指其壺與對曰彼我少時所艤而渡也指其豐與筑曰

彼吾中年所騎而橫行也既而自鑑於其面曰吾老矣蓋如此而已孟仲笑曰子猶親見肥州也遂屬我為之記因書其所問答於圖下返之

山陽遺稿卷之六終



[Blank area]



